



本土文本

定婿记(小说)

□惠石



故事发生在长江边的老港村。当年的老港村还是通船的港。港口里，大小船只进进出出，有渔船，有货船；码头上，装货卸货，肩扛手抬，一派繁忙景象。港口附近的百姓，男的大都以弄船为业，女的则以纺纱织布维持生计。但因身处乱世年景，日子过得提心吊胆，唯恐哪天遭遇飞来横祸。

船老大盘根，虽无力置办船产，但从小在风浪里闯荡，练就了一身行八面风的弄船功夫，被一众船主争相雇聘，成为“抢手货”。盘根年近五十，虽未成婚，但领养一女，名小秀。不觉中，黄毛丫头十八岁。小秀二十出头，长相标致，双眼皮，白皮色，瓜子脸，逢人一笑，浅浅的酒窝，特别惹人欢喜，是老港村漂亮丫头当中的头块牌子。给小秀说媒的人踏破了门槛，甚至老港船东的公子也纷纷请人前来提亲，给的彩礼多到吓坏人。还有个伪保长的小子也动了小秀的念头，让他老子直接上门来跟盘根说，要娶小秀为娘子（妻子的意思）。但盘根认为门不当、户不对，不管来者说得满嘴如何富贵荣华，就是不肯松口答应。盘根也有心让自家女儿嫁个好男人，但就是不贪财，不傍权势。而且盘根一心想招个上门女婿，奔一个热热闹闹的小日子。

得救的小秀在父亲的追问下，哭诉了遭遇的一切。盘根听后怒不可遏，当场从后屋找来一把铡刀，要去找小鬼子算账，被听到响动围过来的一众乡邻抱腰拦住。众乡邻说，像你盘根这样，凭着一股子血性去硬拼，不等于去送命吗。但盘根虽是个本分百姓，也忍不了这巨耻大辱，非要报仇雪恨。他当场放言：“谁帮我把这狗日的做了，我盘根就认准谁为女婿，把小秀许配给他。”

三

村里早有后生对盘根家的漂亮丫头眼馋得困勿着。一听盘根放出这么一副“杀鬼定婚”的惊喜大榜，立刻在村里引发了不小的轰动。一些单身的壮实后生跃跃欲试，但一想到真要去动刀

子杀人，便不由得汗毛倒竖，心生怯意，纷纷打退堂鼓了。

但到底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家住本村北埭的淮光棍黑狗虽生性懦弱，平时看到一条草蛇都要失声惊叫，倒退几步，胆气小来不如女人之辈。但这次听到盘根放出的消息，黑狗竟一反常态，不觉胆气自来。黑狗暗想，自己活到三十几岁，才头趟碰到如此机会，定要舍命搏一回。万一运气好，既杀了东洋鬼子，又弄着漂亮娘子，认为这个冒险很值得。白天，黑狗装得无事一般，照常在田里劳作。晚上，待夜深人静，他就躲在小屋里磨刀霍霍，将一把祖传的尖头腰刀磨得寒光闪闪，刀刃锋快。

杀人的家什一经收拾停当，黑狗也不啰唆，连夜行动。他腰插尖头腰刀，黑布蒙了脸面，趁着夜雾笼罩，偷偷摸到大兴镇桥岗亭附近的桥底下，自个儿拧着鼻子做了几声怪叫，吸引小鬼子注意。事有凑巧，正好又是伤害小秀的“蚌壳”脸当班。当听到桥下突发响声，“蚌壳”脸疑神疑鬼地端着枪走出哨亭，循声躬腰缩颈往桥下搜索过来。黑狗躲闪在芦青园里，屏住呼吸，一动不动，两只眼睛透过芦叶的缝隙，像鹰眼一样死死盯住小鬼子的一举一动。天色幽黑，又有迷雾，“蚌壳”脸走到黑狗脚边也没发现。说时迟，那时快。黑狗周身一个激灵，突然蹿出，像饿虎扑食一般扑向“蚌壳”脸。他做梦也没料到会遭遇如此突然暴击，一个失重便倒栽到河里，黑狗就势下到河里，死命揪住“蚌壳”脸的头发，把他的头片壳子使劲往水下摁，狠狠地灌了一顿“大汤馄饨”。直到“蚌壳”脸“咕噜咕噜”喝了一肚子水，像只朝天死猪一样浮出水面，黑狗这才松手。既然得手，不能久留。黑狗抹一把脸上的水花，稳一稳神，从腰间抽出尖头腰刀，使出力气，切下了“死猪”的一只耳朵，作为杀人记物。随即拎了长枪，一把抓住河边的芦苇，跃出水面，逢沟挖沟，扑回家中。(待续)

过了两天，小秀与黑狗便正式结拜成亲。因为婚事突然，不及准备，更因为情况特殊，怕走漏风声，引来东洋鬼子上门报复。因此结婚事宜悄悄进行，所有婚俗程序一律从简，未用花轿，也未办喜酒，更没有放鞭炮爆竹。盘根只是腾出一房权作新婚洞房，再铺一床新被而已。为防备万一，结婚当夜，盘根便给了黑狗一些盘缠，叮嘱新女婿到外面躲躲风头，再看鸡做笼，从长计议。黑狗也觉得杀了小鬼子，可能遭到报复，也不敢在家久留。

新婚当晚，与新娘和丈人告别。黑狗当着新娘子的一双泪眼，背了换洗衣服和炒面、脆饼等简单包裹，乘着夜色，抄小路摸黑往北，一路往桃源镇方向急走，欲投奔新四军茅珵部队去了。(待续)

的另一个鬼子听到异响，探头探脑出来查看，为时已晚，只看见一道黑影在眼前恍惚闪过，正要举枪吆喝，英雄侠客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四

天麻麻亮，黑狗怜了小鬼子的一只耳朵，背了一支三八长枪，“咚咚”两声敲响了盘根家的门。盘根虚门一看，见是本村北埭的黑狗，怜了一支长枪和一只耳朵前来揭榜，遂上前验证黑狗手中怜着的确是人的一只耳朵，不禁赞叹黑狗胆气超人，办事利索，真是一条好汉。盘根则一言九鼎，决不食言，黑狗既为家女报了羞辱之仇，当即就把小秀许配给他，而且同意立马成婚。小秀原来也跟黑狗认识，晓得这个小伙子只是名字太俗，皮肤太黑，但身板壮实，田地劳作是一把好手，人品等方面都无可挑剔，加上给自己报了心头之恨，便也不假思索，依了父亲心愿，心甘情愿嫁与黑狗为妻。盘根当场从里屋引出小秀，与黑狗牵手恩爱，黑狗更是心慌吃热食，当场唤叫“盘根伯”为“爹”，让盘根这个新丈人有点猝不及防，本能后退两步才应声答应，惹得小秀在旁“扑哧”一声掩面偷笑，认为家父还是第一次如此“怯场”。

过了两天，小秀与黑狗便正式结拜成亲。因为婚事突然，不及准备，更因为情况特殊，怕走漏风声，引来东洋鬼子上门报复。因此结婚事宜悄悄进行，所有婚俗程序一律从简，未用花轿，也未办喜酒，更没有放鞭炮爆竹。盘根只是腾出一房权作新婚洞房，再铺一床新被而已。为防备万一，结婚当夜，盘根便给了黑狗一些盘缠，叮嘱新女婿到外面躲躲风头，再看鸡做笼，从长计议。黑狗也觉得杀了小鬼子，可能遭到报复，也不敢在家久留。

新婚当晚，与新娘和丈人告别。黑狗当着新娘子的一双泪眼，背了换洗衣服和炒面、脆饼等简单包裹，乘着夜色，抄小路摸黑往北，一路往桃源镇方向急走，欲投奔新四军茅珵部队去了。(待续)

狼山的黄昏(散文)

□许仲

裹了青衫簪了缨，此身便是一浮萍。
五年客路春风熟，各里乡关夜月明。
华鹤归来惊物变，白猿依旧逼人清。
山中老宿宿迎我，斟茶相问乎甲庚。

——宋·崔敦礼《狼山》

去狼山不需要勇气，传说中的狼已成为雕像，在用发白的眼神遥望浩渺江海。

复习过往，狼山原在江中，唐代高僧鉴真第三次东渡日本曾在狼山停留避风，至北宋时狼山才与陆地涨接。山下东南麓有唐代骆宾王墓，山上有一座七级四面的实心砖塔，为纪念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狼山广教寺的住持和尚智幻，称幻公塔。

此时，可见一条大江，正进入落日的余晖中。江水经过千年奔流，似乎慢了下来，就像越来越多的人，渴望能够慢下来，或者，就从现在开始，

慢下来。

波光粼粼的江面，从遥远处奔腾而来的激越，已渐渐在接近大海之时开始淡去，也许是大海教会了大江，入海了需要淡定，需要放下。因此，狼山脚下的大江在光照中折射出来的波光，有别于溪流与湖泊的波光，这里的波光，被江水轻推，又似被反复搓揉。光影中，似乎落满了时光的多彩花瓣，闪闪烁烁，水面上渐行渐远的微光，似乎这是花瓣留下的馨香，在熏染着水的面颊。一片霞光印在目光所及的江面，让此时的狼山有所触动，不停地摇响寺院檐角的铃声，欲用千年深情与江水对话。

此时，我在场，我是它们之间的一

个点，与他们一起悄然移动，一起在江海之中，做一次落在半空的山景。

在传说身边，与石狼合影，在静默中聆听它从石头中传出的呼号，曾经有过的嘶鸣与低吼，早已入了江水，幻化为一波低吟的浪涛。

在狼山登高远望，这里的感慨有别于他处，苏通大桥为南通接通世界，所有生活密码在这里都有了解答。这里的大江大海都在胸中，没有一丝羁绊，生活中的那些琐碎，你尽管交给长江；生命中的广阔，尽可对着大海说。如果你对生活有求，你就告诉它；如果你对生活真的一无所求，你就静静地看着它。只要你来，你就是另一个自己。

我们的“乒乓岁月”(散文)

□梅九宏

无法精准判断乒乓球的走势，常常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接球的人往往猝不及防。加上脚下是泥土，而且高低不平，脚步移动时深一脚浅一脚，步伐也无法控制，打球难度可想而知。

那时乒乓球还是挺贵的，经常一不小心踩上一脚，球体即刻凹陷，不过，只要没有明显的裂缝，用沸水泡上十来分钟，然后用手轻轻挤压，马上就能恢复原状，基本完好如初。但是，如果挤压不均匀，用力过猛，乒乓球彻底破裂，那就只能寿终正寝了。当然，因为球拍都是光板儿，击打力度大，而且水泥台面磨损严重，对球的伤害也很大，因此那时的乒乓球往往寿命都不太长。

尽管场地简单、球台简易、装备简陋，加之球技一般般，双方打球都比较正规，因此球速缓慢，对抗不激烈。不过，你来我往，你推我挡，几个回合下来虽不精彩，但有板有眼，有模有样。球台的周边围着一圈同学，边看边评边起

哄，有的比自己上场还着急。

有个同学有一定的基础，一上场就使出浑身解数，特别是刚刚学会扣球，急于表现，跳起来大力扣杀，谁知打偏了，球斜着飞向旁边的观众，一个同学捂着脸痛得嗷嗷直叫。有的为接擦网球，身子努力前倾，几乎贴在球台并尽量伸长手臂，未及触球，腋下衣袖却被撞破；有的扣球落空了，球拍顺着用力方向，狠狠砸在水泥台上，旋即裂开，人也站立不稳，一屁股坐在泥地上；特别好笑的是，有个同学平时邋遢，打球时满头大汗，他随手解开破旧外套，顺势往观战同学手上一扔，大家突然愣住了，立即又哄堂大笑，原来他里面竟然穿着雪白的“假领子”。当年上海人也叫它节约领、经济领，它保留了衬衣的上半部分，省去袖子与衣身，只取了衬衣的领子，前襟后领，也有扣子扣眼，穿在外套里面，领子翻到外面，以为穿着衬衣，显得非常正式

且体面。当时我们偶尔会在电影里看到时尚人士如此穿着，而我们这个不修边幅的同学身上竟然也隐藏着这么个“秘密武器”，明显不伦不类，大家捧腹大笑。起初他继续专心致志地接发球，后来见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一不小心露出了时尚的一面，他一脸窘态，慌忙扔下球拍，迅速穿上外套闪离。

课间时间很紧张，往往打球的、看球的还沉迷其中时，上课铃声不识时务地响起，大家只得依依不舍地撤回教室，然后心不在焉地等待下课，期待着下一节课量。

如今，我们常常在体育场馆里，穿着品牌运动装，围着蓝色的红双喜球台，挥汗如雨地舞动高级球拍，参与以健身体闲为主要目的的乒乓球运动。在小小银球飞旋的轨迹中，我仿佛看到了儿时的水泥球台、光板球拍和在旁边品头论足、叫嚷吆喝的小伙伴们。

江海新韵



歌的潮

□秦卫国

用镰刀上铮亮的信念作词
用锤子抡燃的火星谱曲
大江唱，黄海和十月的歌
那是稻穗沉甸甸金色的歌
棉田红紫紫银色的歌
豆英儿爱笑蹦跳的歌
车间里流光溢彩的歌
轮队腆着肚子汽笛长鸣的歌

吕四港外点点帆船的歌
脚手架托起巍巍大厦的歌
桂花暗香浮动的歌

江海潮，歌的潮
于是
歌声登上红顶鹤的翅膀
疾驰过祖国灿烂的梦想

在秋天里仰望秋天(外一首)

□陈嘉勤

秋雨如稠 而你
始终紧闭朱唇
任我如何久叩柴扉
柳枝无力
轻抚着渐寥的蝉鸣
就像那年
你义无反顾的决绝
门楣的风铃
以及那些无力的曾经
一个季节又一个季节
郁郁寡欢地
反复倾诉着所有的离愁
一如我漂泊无定的青春
在庄稼最后的拔节里
回光返照

将所有与肉体割裂的疼痛
扔在记忆的深海
冬天正渐行渐远
掬一捧清泪
与往事挥别
青鸟，拍打着灰色的翅膀
再次掠过头顶
浅岸传来迎春花缥缈的歌声
这个春天 虽然
依旧大雪纷飞
河流 却已然按捺不住心底的悸动
开始流向新的旅程

子非鱼
那些忧伤的结局
注定是我今生
会为那个秋天
那些落红无数永远停留
未敢淡忘
亦未曾远离

我若灿烂 君亦嫣然
临别戚戚
包扎好心灵的那些伤口
在往事的阴影里
我 再次潜入深海

我是鱼 我的悲哀沉在水底
也许 有一日
我终于可以站在高处
背倚大海 等待 又一季的花开

隐秘与低语(组诗)

□萧萧

◎爱上词语
找到准确的词
找到词语里暗藏的波纹与刀锋
我就能摊开自然、生命和隐秘
还有，生活的伤口

为了安宁，我陷于词语中翻滚
疲倦、疼痛，得到一个个闪电的深渊
而后惊醒

驱使。命定
至今疑惑：埋在词语里的针尖与破碎
怎么就成了最不舍的幸福

◎秋风又起
多少人间的花瓣
再一次将嘴唇扳出血——
消逝中的翻滚
与不肯落定

年复一年，总在秋风乍起时
捡回我的草籽、年轻和体温
原谅风中
那微凉而动荡的腰身

◎叙述
从爱到陷落，从生活的底部
上升到美艳的虚空
——我不辞劳苦

我承认自己是偏狭的
行走在一条黯然的路上
满怀花蕊，心含远山

你看——
黄昏正收拢着不安的光线和
忧伤

“生命带来绝望的美，
它更让我不忍放弃！”

◎月黑葬刀
如果忽略夜的惭愧，刀锋的芒
将不能逼退成群的黑羊

而时间，就这么一步步
被迫陷入刀的内部，沦为带血的刃

把天窗关上，把月亮的眼睛蒙住
我决定背弃今夜的疼痛，将刀埋葬
让一颗心，宁静安息

会有哪些清晨，露珠的泪痕

清脆的鸟鸣
带来忧伤后的灿烂
斧子闪着逼人的光
咬住了幽暗

树枝不停摇曳
而握着这把锋利的斧子
我极想砍掉些什么
又怕不小心，伤及无辜

到了十月，我轻轻抱着那些疼
告诉它一切已经收场
我们该回家了，该在凉爽的秋天
缝合嘴唇。而后在小小的屋子里
慢慢生起一堆火

这样，我们就可以平息
面对越来越静的世界，再也不担心
冬季会被寒冷抽空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上小学，那年头没有手机、电脑、平板，也没有游戏机，但我们有自己的乐趣，比如打乒乓球就是其一。

那时我们最好的球拍是光板球拍，是块刨出手柄和圆弧形底板的木板，有的同学就直接用狭长复合板或铁制文具盒作替代品。小学阶段，我压根儿就没见过正规球拍。但是，光板儿球拍也有其好处，美其名曰“不吃转球”，当然，光板儿球拍自身也无法发旋转球。

下课铃一响，同学们就丢下课本，你追我赶地飞奔出教室，有跳橡皮筋的，有踢毽子的，也有捉迷藏的，男生一般是奔向操场，抢占仅有两张乒乓球台。台面是用水泥浇筑的，中间用砖头排成一排作为分隔网。那些没有抢到球台的同学，往往因陋就简，在教室里临时拼凑两张课桌作球台，稍稍过一把瘾。

水泥球台常年风雨打，坑坑洼洼，如果球的落点正好是坑洼处，根本